

SHANGHAI
QIAO SHI LUNJI

上海侨史论集

1998

上海市华侨历史学会编

编者的话

上海华侨历史学会自1983年12月23日成立,迄今已将近15年了。在老会长吴泽教授、姚楠教授等一批老前辈学者的开拓和推动下,上海地区的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的队伍不断扩大,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的深度和学术水平也不断提高。由本会编辑、主要反映本会会员研究成集的《上海侨史论丛》,已于1987年、1990年、1993年出版了三辑。现在奉献在读者面前的是第四辑。据新颁的有关规定,《论丛》已不适用,故更名为《上海侨史论集》。

收入本集的论文和资料计有26篇,这只是本会会员从1993年以后发表成果的很小一部分。从收入文章的内容上看,大致可分为华人经济、新移民问题、华人文化、华社人物四个方面,其中比较集中的是华人经济和新移民问题。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两大潮流的大趋势下,经济实力唱主角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华人经济研究已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是很自然的。改革开放至今已经20年了,从1978年到现在,大陆已有100多万人移居国外,这是华侨、华人历史发展中极为重要的新情况。同时,这也向我们提出了许多的新课题,尤其是新移民的问题。

纵观上海侨史研究的发展,我们欣慰地看到:在老一辈学者的倡导下,这种开放的、民主的、兼容的学风已在上海侨史学界逐渐形成。这种学术风气必将推动学术研究向良性方向发展。

近年来,我们学会有一批老学者与世长辞了,其中包括本届原会长姚楠教授、原副会长施子年教授以及蔡北华、王季琛等先生,他们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学会建设上,都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里,我们再次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怀念!

一九九八年三月

目 录

《上海侨史论集》

(1998)

编者的话 编委

经济纵横

- 论华人经济在亚太经济合作中的地位与作用 林其铨(1)
亚太世纪与华商经贸网络 吴前进(12)
论海外华人的经贸网络 方胜春(23)
早期澳洲华人的经济生活的主要职业构成 张秋生(42)
华人在柬埔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蒋为清(51)

人物风采

- 中华儿女血洒吕宋岛 李清池(57)
海外宁波人的回顾与展望 陆志濂(63)
陈省身教授与杨振宁教授的深厚友谊 高士模(82)
沉痛悼念先师姚楠教授 陈 炎(86)
华东师大施子年教授追记 方修仁(94)
草创海外华入学的王季琛先生 戎济方(97)
风雨人生路 黎 扬(100)

移民论述

- 利用“民间”渠道做好新移民工作 胡欢、杜洁(106)
邓小平关于侨务理论主要内容之一——新移民问题
..... 舒志超(111)
亲缘、地缘、业缘与日本华侨社会 陈昌福(115)

以滞留未归的留学人员为主体的海外中国人的身份界定问题	陈昌福(123)
利用海外华人“智力库”、构筑上海人才资源新结构	林其斌(133)
美国华人新移民状况研究	沈立新(141)
最大限度地发挥新移民在本世纪末与 21 世纪的作用	戎济方(152)
对新侨情的思考	陈昌福(158)
论海外华人的国家身份认同	张鸿奎(165)

中华文化

对海外华侨华人活动的有感而言	(百岁老人)童玉民(177)
试析海外华人的宗教活动	崔志鹰(179)
韩国华文报业初探	吴庆棠(189)
建立“华侨节”议	舒志超(198)

附录

刘公家洙传略	池家善(200)
--------	----------

论华人经济在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中的地位与作用

林其铨

一、亚太地区华人经济的历史发展

华人经济是指海外华人从事的物质生产以及相应的投资、交换、消费等各种经营活动。由于对“海外华人”的界定在学术界有“广义华人论”和“狭义华人论”之别，因而对“海外华人资本”的界定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广义华人论”认为：海外华人是“泛指居住在中国大陆以外的世界各地的外籍华人、华侨以及香港、澳门和台湾同胞”。“狭义华人论”则认为：“华人又称外籍华人或华族。英文为 Ethnic Chinese，已取得外国籍的原华侨及其后裔。华侨丧失或放弃中国国籍，并取得外国国籍后，即改变身份的为华人。”由于对“海外华人”的界定范围不同，因而对海外华人资本也有三种不同看法。第一种，把海外港澳台资本、华侨资本、外籍华人资本统称为“华侨资本”，日本、台湾的学者多持此种观点。第二种，严格分清华侨、外籍华人和港澳台资本的界限，把“海外华人资本”限定在外籍华人所拥有的资本范围之内。第三种，主张用“海外华人资本”去概括华侨、外籍华人以及港澳台资本，其理由是：“现在，90%以上的华侨已经成为外籍华人，固守华侨这个词汇，并用它去代替华人，似乎没有这个必要。华侨、外籍华人、港澳台同胞，如果从护照上看，各有所本，不容混淆，但要从经济上截然分开，实际操作上亦诸多不便。”

笔者认为，第三种看法比较实际。因为从国籍认同的角度考察，港澳台胞和侨胞都是中国人，同已入籍于他国的外籍华人是

应该分清的。但是,由于海外华人家族成员国籍的多国化和经营的跨国化而形成经济的国际化,一定要分个泾渭分明实际是办不到的,因为在华人经济中常常是港中有台,台中有侨,侨中有华。台湾现有人口 2100 万,80% 祖籍福建。台湾居民自 1950 年以来移居外国定居者多达 70.8 万人,现在台湾有海外关系者,占人口 49.2%,有亲戚长期居住外国者占 19.7%。在 80 年代中期,6 年中即有 20 多万移居国外,其中 90% 为“投资移民”,仅 1989 年因移民而流出的资金即达 4500 多亿新台币,约合 173 亿美元,数年累计达数百亿美元。

海外华人经济是特定的历史产物:港澳台经济乃是近现代中国因国内外特殊因素造成分裂而出现;华侨和外籍华人经济则是随海外移民和国籍认同的变更而发生、发展的。海外华人经济的产生与发展源远流长。《诗经·商颂·长发》有“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台湾学者梁子衡据《毛诗注》的资料,“判断我国移民起于商。”70~80 年代南美洲大量考古资料表明:“在中国的殷代就已有中国人移居美洲。”据估计,古代中国海外移民,在鸦片战争前大约在 100 万人以上;近代出国华工约在 600 万人以上;到本世纪 30—40 年代,海外华侨约在 1000 万人以上。随着海外华侨人数的增加,华侨经济力量也逐渐增长。根据日本华人经济研究专家游仲勋教授的估算,在 30 年代以前,东南亚华侨资本总额约有 7.44 亿美元。1929—1932 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大危机,华侨资本遭受严重打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东南亚华侨资本减少至 5.44 亿美元;但美国学者卡里斯则认为,1939 年东南亚华侨资本总额应有 6.44 亿美元。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 40 年时间里,亚洲社会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发生了剧烈地变化。新中国成立,放弃了血统主义国籍法,90% 华侨加入了侨居国国籍,取得了公民的资格,华侨转变为华人,经济也逐步属地化,从外侨资本向所在国民族资本转化。由于东南亚诸国在独立后,不少国家的执政者

在对待华侨、华人经济政策上,都走过了由团结、利用—→限制、排斥、消灭—→团结、利用、同化的曲折道路,因而华侨、华人的经济也就在曲折中获得发展。据统计,战后东南亚华侨华人资本的发展趋势,见下表:

单位:亿美元

时 间	资 本 总 额
1956	29.67
1968	35.3
1975	166
1978	500~600

由上表数字可见:1956~1968年,12年增长1.22倍;1968~1975年,7年增长4.7倍;1975~1978年,3年增长3倍。80年代以后,海外华人经济的发展进入了黄金增长期,其增长速度呈几何级数上升。

进入90年代之后,海外华人经济的力量究竟有多大?这是一个全世界研究华人的学者十分关注而又难以精确回答的问题。这是因为:对海外华人的界定范围不一致,统计时对资金、资产的界限含糊不清,华人有“不亮富”的传统观念因而缺乏精确的公开统计数据。所以目前只能依靠估算加以确定,不同的机构和个人,也由于上述原因而估算的数字悬殊颇大。目前对世界海外华人经济力量的估算,有三个机构的影响较大。一是英国《经济季刊》杂志。1992年7月该杂志的一篇文章披露:1990年亚洲海外华人(广义)全年的生产总值为4500亿美元;大陆外的海外华人拥有可动用的资金大约15000亿—20000亿美元。二是台湾侨务委员会。据美国《世界日报》1993年6月10日题为《华人资产雄厚,国府拟整合》文章:“全球华人在国际流动资产约在15000亿到20000亿美元之间。侨务委员会依据华人在东南亚(包括香港、新加坡)、美国、加拿大和澳洲等九国的经济力量和

各国的流动资产(存款、公债和货币)估计在这些国家的华人流动资产是 7363 亿美元,这些地区华人占全球华侨的 80%,由此推估全球华侨流动资产为 9200 多亿美元……再加上台湾流动资金,合约 12800 多亿美元。侨委会表示,华人喜贮藏黄金、珠宝等高价值财物,即俗称的窖藏现金,若一并计入,华人流动资产应在 15000 亿美元之上下。”三是美国俄亥俄大学海外华人问题中心。据韩国《经济人》杂志 1993 年 12 月 5 日报道:“全世界华人的财产有多少呢?据美国俄亥俄大学海外华人问题中心初步计算,以香港为中心的居住海外的华人约为 5500 万人,他们拥有的流动资产为 2 万亿美元,他们的生产总值起码有 5000 亿美元。他们的流动资产超过了中国,约占日本的 2/3。如果包括中国在内,‘华人世界’的国民生产总值将近 1 万亿美元……华人世界外汇储备也是惊人的。中国有 11.58 亿人口,外汇储备额为 200 亿美元;泰国 658 万华人的外汇储备额为 234 亿美元;马来西亚的华人数及其外汇储备额为 616 万人和 154 亿美元;新加坡分别为 236 万人和 437 亿美元;印度尼西亚分别为 503 万人和 111 亿美元;台湾分别为 2030 万人和 820 亿美元;香港分别为 590 万人和 371 亿美元;菲律宾分别为 76 万人和 42 亿美元;居住其他地区华人数和外汇储备额分别为 321 万人和约 20 亿美元。中国、香港、台湾的外汇储备合起来有 1400 多亿美元,而美国和日本的总额为 1626 亿美元。如果把中国、香港、台湾和除了文莱以外的东盟华人的外汇储备加起来,就达到 2378 亿美元。”

上面三种估算尽管他们详略有异,但总额数字都在 2 万—2.5 万亿美元之间,因而是很相近的。当然,他们的估算都使用了广义华人的界限,把港澳台地区都包括在内。但是,这些估算的数字可靠性如何?我国多数学者均抱怀疑态度,认为这些数字是被夸大了。事实上,海外华人多数仍属中产以下阶层,他们手头的窖藏、银行存款,多属生活基金和预备金,是难于全部转化作

为投资用的流动资金的,所以作为真正能够投入资本市场运营的流动资金,实际数字应远低于上述估算数字。但是,海外华人经济力量已经崛起,成为当今国际资本市场的一支生力军是不应该有疑问的。笔者根据台湾侨委会编的1992年《华侨经济年鉴》泰国华人经营的商业、金融业、工矿业、农林渔牧业、交通与观光业等家数及其平均资本额进行比较保守的估算,其拥有资本量即达1500亿美元以上。不久前,笔者有机会当面请教该年鉴泰国篇的撰稿者、暨华联合商业银行营业部副理曾庆辉,据他称,经他在泰国实地调查,泰国华人拥有的资本量肯定超过此数。

二、海外华人经济国际化、网络化的发展趋势

海外华人经济,由于90%以上的华侨都已入籍居住国,华侨经济已转变为外籍华人经济,属地化而成为所在国民族资本的有机构成是其必然,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此同时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国际化、网络化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在70年代末以来愈益明显,乃至于进入90年代便有建立世界华商经济网络联系的公开提出。

推动海外华人经济国际化、网络化发展的动力,主要有如下四个主要因素:

1. 历史网络联系

由于近现代海外华族移民乃出于“国弱外流”以谋生为根本,其背景非出于政府的有计划安排和支持,乃是出于家族性、地域性,即依宗族乡土关系的互助牵引,以家庭为基础,一人牵一家,父引子,子引孙,亲引亲,亲引戚,形成亲族连锁移民的走廊。所以,家族既是经济的载体,也是文化的载体,海外华人经济

的发展,便是以亲缘、地缘为基础,同时兼及神缘和物缘,由小而大转化为业缘网络。他们发展的历史道路一般是从零售商进而批发商、再发展为进出口商;从商业、产业到金融业;从方言群小帮派到跨帮派乃至国际跨国联系。正因为海外华人经济发展具有此种特殊性,其“网络联系早在国际直拨电话、传真机及航空旅行出现之前已经存在。”所以随着现代化电讯、交通工具的出现,而海外华人经济由历史形成的网络更显得快捷有效。

2. 现代再移民

“乱邦不留,危邦不住。”由于 50—60 年代东亚、东南亚政局的不稳定和反华排华浪潮的频频发生,形成了海外华人以东南亚为中心向世界五大洲扩散的现代再移民高潮;同时港澳台也因受海峡两岸的对峙和中国大陆形势的影响,也有不少向国外移民。新移民浪潮的一个重要结果,便是造成了华人家族的多国化与国际化,因而也使华人经济联系网络扩大化,“华人的全球化”已成为事实。不少华人家族成员分别入籍于好几个国家,从国籍认同看,一个家族不啻是个小小“联合国”;但是凭借其亲缘关系,从家族资本内部的结构看,又统一于一个跨国集团或经济网络之中。所以,新移民高潮加速了华人资本的国际化与经济网络的扩大化。

3. 华商传统的“伙伴制”向现代股份制的发展

“伙伴制”是中国商人源远流长的传统,据考证,可追溯至唐、五代十国。中国明清时期形成的商帮,正是这种“伙伴制”发展的集中表现。这种传统的“伙伴制”,主要是运用亲缘、地缘关系进行合伙经营,所到之处纷纷建立会馆、公会:“以便往还而通贸易,或存货于斯,或客栖于斯,诚为集商经营交易不可缺少之所。”近现代海外华商,更把中国的商帮文化和传统延伸到海外,并在特定的环境中加以弘扬和发展。“客旅重洋,互助为先,远适他邦,馆舍为重。”他们运用传统伙伴制合作经营,既弥补资金不足,又可分散风险。随着华人经济实力的壮大,经营内容的多角

化和经营方式的现代化,传统的伙伴制也逐步向现代公司股份制发展。特别是70年代以后,海外华人财团崛起,传统伙伴制转变为互相参股,组建跨国集团公司,进行多方位的跨国经营,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4. 世界经济世界化、一体化和区域化、集团化发展的大趋势

二战之后,世界经济格局有很大的变动:一方面为了追求最高利润,发达国家的资本总是选择垂直分工式的最佳投资,以动员地主国低度利用的资源、廉价的劳力,使自己获得国际市场上最优的竞争力;而发展中国家为了自身的发展,纷纷采取对外开放政策以吸引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因而跨国投资盛行,跨国公司蜂起,无论是投资市场、商品市场以及各种资源配置都更趋于世界化、一体化了。另一方面,由于西欧、日本以及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兴起,争夺资源和商品市场的竞争更趋激烈,发达国家为了抵御新兴工业国虎虎生气的进逼,新的贸易保护主义也逐渐抬头;根据“愈大的市场相对较小的市场,彼此若相互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则受益的将是大规模的一方”的法则,因而区域化、集团化的发展趋势也是必然的。世界经济发展这种双重导向的大趋势,也就驱动海外华人经济的国际合作与联合。90年代以来,新加坡不断倡导建立有效的世界华商经贸网络联系,世界华商大会每隔两年召开、世界性的华人社团不断涌现,正是世界经济大趋势推动华人经济国际化、网络化发展的表现。

三、华人经济在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中将起粘合剂和催化剂的作用

亚太地区空间广袤,民族众多,社会制度、经济体制、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及自然资源均呈多元性;又由于历史和社会诸多因

素,各国各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因而形成了多层次性。亚太地区这种状况对于区域经济合作既有不利一面,即难于实现诸如欧洲和北美那样高度一体化、制度化的合作;又有互补性大于竞争性有利于合作的一面。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持续强劲的经济增长正面临着日益区域集团化的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不久的将来,它将不得不面对一个拥有 3.8 亿人口、6.8 万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的欧共体和一个拥有 3.6 亿人口、8 万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的北美自由贸易区。这种强大的外部压力,必将成为区内经济合作的驱动力。亚洲面临着两种前途:要么在环球化大气候下,各国各地区间扩大合作,相互依存,互补互利,继续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出现一个经济实力强盛的亚洲;要么本区各国却因其诸多差异拖住了朝区域合作迈进的脚步,妨碍区域化、集团化的形成,特别是日本和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不愿向本地区发展较迟的国家和地区较大程度上地转移资金和技术,那么将出现经济实力薄弱的亚洲。

海外华人 90% 的人口和财富都集中在亚洲。亚洲“四小龙”,华人和以华人为主体的占其三。1988 年 9 月《美国商业周刊》指出:中(大陆)、港、台 1988 年的出口金额将高达 1360 亿美元,超过韩国的两倍。海外华资在东南亚、东南亚诸国的投资中也已占重要的地位。下面是日本华人经济专家游仲勋教授对华人资本在东盟四国投资的统计:

表 1 印度尼西亚

单位:百万美元

	1986 年	1987 年	1988 年	1989 年	1990 年
台湾	15	8	910	153	618
香港	26	135	239	407	393
新加坡	102(76.5)	5(4.5)	249(180)	731(589.5)	1875(1809)
华人投资小计	216(199.5)	149(147.5)	1359(1329)	731(589.5)	1875(1809)
吸收外资总额	829	1457	4409	4719	8750
华人资本比例	26.2%	10.2%	31.5%	15.5%	21.4%

表 2 泰 国

单位:百万美元

	1986 年	1987 年	1988 年	1989 年	1990 年
台 湾	59	299	859	658	765
香 港	58	125	451	521	1072
新 加 坡	132(99)	64(48)	274(205.5)	411(363.25)	591(443.25)
华人投资小计	259(226)	488(472)	1375(1536.5)	1811(1738.25)	2428(2236.25)
吸收外资总额	953	2634	6249	7999	8032
华人资本比例	27.2%	18.5%	25.2%	22%	30.2%

表 3 马 来 西 亚

单位:百万美元

	1986 年	1987 年	1988 年	1989 年	1990 年
台 湾	4	96	317	397	2347
香 港	22	35	114	130	139
新 加 坡	73(53.25)	103(77.25)	160(120)	335(253.5)	331(248.25)
华人投资小计	97(79.25)	234(208.25)	591(551)	1265(1180.5)	2817(2734.25)
吸收外资总额	654	218	1863	3194	6529
华人资本比例	14.8%	28.6%	31.7%	39.6%	43.1%

表 4 菲 律 宾

单位:百万美元

	1986 年	1987 年	1988 年	1989 年	1990 年
台 湾	0.3	9	110	149	141
香 港	7	28	27	123	208
新 加 坡	0.2(0.15)	1(0.75)	3(2.25)	24(18)	14(10.5)
中 国 大 陆	2	8	26	34	15
华人投资小计	9.5(9.45)	46(45.75)	166(165.25)	340(334)	351(337.5)
吸收外资总额	78	167	473	804	961
华人资本比例	12.2%	27.5%	35.1%	42.3%	39.6%

注:()内数字系以新加坡人口 3/4 华人折算的投资额,各表同。

上表显示：华人资本在东南亚四国的外资比例总的呈上升趋势，增幅基本是逐年扩大，到了1990年，在印尼已超1/2，泰国近1/3，马来西亚超过2/5，菲律宾接近2/5。如果这些外来华资再加上所在国华人资本，那所占的份额也就更可观了，这是见海外华人经济在东南亚的地位何等重要。

中国大陆地处亚洲腹地，有12亿人口，市场潜力巨大，自从确定了改革开放方针并经过近20年的实践，特别是中共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之后，改革开放的道路已不可逆转，步子只能越跨越大。中国大陆对外开放、对海外华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而海外华人经济的蓬勃发展，对中国大陆经济的起飞则也是一个“独特的机遇”。十多年来，海内外炎黄子孙，由于经济驱动力和文化凝聚力互动作用，从自发对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因应，到自觉地抓住机会和机遇，率先推进了互补互利的合作。据统计：1979～1991年的13年中，外商在中国大陆投资共计268.85亿美元，其中海外华人资本为179.32亿美元（港澳资本139.32亿美元；台湾资本25亿美元；外籍华人资本15亿美元），约占外商投资总额的66.7%。按照1992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1992年中国批准三资企业48764家，外商协议金额为581.24亿美元，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为110.07亿美元，其中港澳台资本达89.6229亿美元，占实际利用外商资本的81.42%；1993年新签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金额为114.36亿美元，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为275.15亿美元，其中港澳台资本达212.2379亿美元，占实际利用外商资本的77.14%。据香港大学研究中心主任陈坤耀研究报告，1994年中国大陆全年引进的外资可达300亿美元，依此计算，海外华人资本在中国大陆的投资累计可超过600亿美元。以上数字表明：海外华人资本在中国大陆举足轻重，到目前为止，中国对外开放，首先也就是对海外华人经济的开放。

海外华人经济以其雄厚的实力和由特定历史形成的国际

化、网络化特点活跃于亚洲经济舞台,是各国、地区间的经济联系的天然纽带和桥梁,是国家与区域经济合作中的粘合剂和催化剂。海外华人经济网络突出的特点是它的开放性和非制度性。这种经济网络联系是以共同的利益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以文化认同为纽带,以民间合作为主要方式,自力带动,自然形成;它没有封口而不封闭,多向多元联合,既包括华人资本,也包括非华人资本,从而自然地把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带进区域合作网络。当然,这种经济网络联系的发展,既是民间对世界经济一体化、区域化进程的自发回应,也需要各国政府的谅解、协调和支持。

海外华人经济天然形成的网络联系,对于亚太地区所有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有利的。它有助于推动各国间的经济合作和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对于我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实现同世界经济的接轨,海外华人经济网络更无疑是个“近水楼台。”

亚太世纪与华商经贸网络

吴前进

七十多年前,姚伯麟先生著《战后太平洋问题》一书,指出今后世界总趋势在于争夺太平洋,中国在此占有重要位置,有必要唤起国人对太平洋问题的重视。孙中山先生因此而为之作序:“何谓‘太平洋问题’?即世界之海权问题也。海权之竞争,由地中海而移于大西洋。今后则由大西洋而移于太平洋矣。昔时地中海问题,大西洋问题,我们付诸不知不问也;惟今后之太平洋问题,则实关于我中华民族之生存,中华国家之运命者也。盖太平洋之重心,即中国也;争太平洋之海权,即争中国之门户权耳。谁握此门户,则有此堂奥、有此宝藏也。人方以我为争,我岂能付之不知不问乎?”^①寥寥数语点出了世界经济形势东移的大势和作为区域大国——中国对太平洋问题的关注与立场。值此众所瞩目的亚太世纪即将崛起成为现实之时,人们对于这个地区——尤其是东亚包括环太平洋区域的国际关系特征、地缘经济结构以及海外中国血统人——特别是华商在亚太世纪所能发挥的作用都给予了特定的展望。本文拟就透过亚太世纪与华商经贸网络的关系,考察华商在亚太区域中所能担当的历史角色和特殊功用,以纪念——一生“顺世界之潮流”的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孙中山先生 130 周年的诞辰。

一、亚太世纪的时代特征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由于经济持续增长而逐步显示出其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没

人能够否认,这个 60 年代国民生产总值仅占世界总额 4% 的地区正经历着它的新的经济增长点。此中,较为稳定的政治体制、正在发展中的双边或多边安全对话均为亚太地区经济迅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据亚洲开发银行 1995 年 4 月发表的报告,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这些发展中地区,过去 3 年以亚洲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最高,1992 年为 7.5%,1993 年为 7.9%,1994 年为 8.2%。而同期世界经济整体增长率仅为 2% 左右。亚行的分析预测认为,从 1994 年到 2003 年,亚洲经济年均增长率为 7%,其中东亚高达 7.6%,继续领先于发展中国家年均 4.8% 和西方七个大国年均 2.7% 的增长水平。90 年代中期,亚洲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对外贸易额分别占世界经济总额的 27% 和 25%。全球外汇储备的 1/3 掌握在亚洲的几家大银行手中。有学者估计,即便在发达国家开始进入复苏期,全球经济步入新增长阶段之后,亚太经济的发展仍将更趋活跃,并使世界经济面貌为之改观。

显然,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其整体效应:首先是二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崛起,迄至目前,它已成为世界最大债权国和第二大经济强国;其次则为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经济腾飞;接踵而至的是东盟各国和中国的经济起步;如今,越南、缅甸的相继开放,更令区域内各国经济相互辉映,各得益彰。尽管亚太区域内各国发展水平不同,既有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在内的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又有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也有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但随着世界经济区域化浪潮的不断推动,区域内各国、各地区之间贸易往来不断增加,投资逐步扩大,其经济合作、互补的趋势愈益明显。有资料表明,80 年代末,亚洲“四小龙”70% 的出口和 68% 的进口,东盟国家 72% 的出口和 63% 的进口,日本 68% 的出口和 57% 的进口,美国 46% 的出口和 53% 的进口,加拿大 82% 的出口和 77% 的进口均在亚太地